

喧闹与闲适

——休闲视野下的晚明文学研究

Chaos and Comfort:
The Late Ming Literature Study
in the Perspective of Leisure

王晓光
著

喧闹与闲适

——休闲视野下的晚明文学研究

王晓光 著

XUANNAO YU XIANSHI:
XIUXIAN SHIYE XIA DE WANMING WENXUE YANJIU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喧闹与闲适——休闲视野下的晚明文学研究 / 王晓光

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04-034590-2

I. ①喧…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晚明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3941号

策划编辑	杨亚鸿	责任编辑	杨亚鸿
封面设计	于涛	版式设计	于涛
责任校对	胡晓琪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http://www.landraco.com.cn>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4590-00

序

王晓光博士已经毕业3年了，她始终没有停止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补充与修改，现在拟将书稿付梓出版，并嘱我写几句话，置于卷首。我欣然从命，因为这可以促使我再次翻阅这部书稿，重新思考有关休闲及晚明文学的话题。

众所周知，生存乃是人类的第一要义，生存需要源源不断的生活资料。为了获取这些必需的生活资料，一代代的人们从事着无休止的辛勤劳作。然而，任何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永无休止地劳作，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便透露出了人类即使是处于最原始的生存状态时，也是亦张亦弛，需要一定的调节和休息。“休息”与“休闲”虽然仅有一字之差，但其间已透露出人类进步的消息。如果说“休息”是一种无意识的生理活动，那么“休闲”就是积极主动的、意图明确的、精神与肉体同时进行的自我调节。正如王晓光博士在本书绪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休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是个人生命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心灵需要，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人文精神。”既然休闲是一种意图明确的自我调节，那就要有意识地采取某种形式，文学艺术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诸多重要形式之一。小说、戏曲乃至诗词歌赋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了休闲性质。尤其在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经济状况比较富足的时期，休闲的文学和文学的休闲性就特别发达和突出了。从这一特定

的意义上说，王晓光博士选定的题目是颇具眼力的。

美国著名的休闲学研究者杰弗瑞·戈比从发生学角度阐释了休闲的特点，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是个体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的行为”。^{〔1〕}我以为这一论述从三个方面揭示了休闲的发生：首先是外在压力的解脱，其次是采取有价值的方式，再次是个体本能的喜爱。王晓光博士正是按照这一思路组织章节、展开论述的。本书第三、四两章分别讨论了晚明物质压力与文化压力之解脱。衣食无忧是休闲文学产生的物质基础，晚明城市经济的繁荣为文人治生提供了选择的余地，而非只有读书为官一条路可走。文人所具有的文化资质，使之以文维生，润笔成为其最为普遍、最为本业的谋生之技。明代前期的叶盛(1420—1474)便提到了润笔现象：“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叶盛：《翰林文字润笔》，《水东日记》卷一）明代后期的俞弁在《山樵暇记》中对明朝各时期的润笔费作了对比：“天顺初，翰林各人送行文一篇，润笔二三钱可求也；叶文庄公曰：时事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成化间，闻送行文求翰林者，非二两不敢求，比前又增一倍矣。则当初士风之廉可知。正德间，江南富族著姓，求翰林名士墓铭或序记，润笔银动数二十两，甚至四五十两，与成化间大不同矣，可见风俗日奢重，可忧也。”（《涵芬楼秘籍本》卷九）从二三钱到四五十两，我们不仅看到了明代风俗的日益奢重，更看到了文人治生来源的轻松与富足。

晚明文化压力的摆脱则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思想意识的相对自由密切相关。本书特别指出晚明文人在畸形的政治环境中疏离政治，追求闲适，进入了一种类似游戏的人生。“晚明时代的文人不免有用休闲享乐来

——〔1〕 托马斯·古德爾、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成素梅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麻醉现实中的壮志不酬之嫌，但更是用休闲娱乐的精神来对抗当朝对文人精英群体的轻视，作为对当时那种不正常社会现象的一种反拨。”（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徐渭、李贽、公安三袁等便是这一类文人的代表。文人转向休闲，可以通过摆脱日常生活的单调和乏味，在超越现实的世界里自由地补偿自己命运的价值，如自我尊重、自由、成就、地位，等等。晚明休闲性文学正是摆脱了庸俗的生存环境，建立了一个超现实的诗意境界作为文人对于失意人生的一种补偿。可以说，晚明休闲文人创作群的兴盛是和官场风气的怠惰互为因果的，在这背后反映着深刻的观念变迁。本书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晚明文学的特征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第五、六章分别探讨了休闲活动与地域环境对晚明休闲文学的影响。戏曲和山水之游是文人两项主要的休闲活动，其中尤为令人关注的是晚明时期戏曲剧本的案头化倾向。王晓光博士从休闲文学的特定角度对这一现象作出了富有新意的解释，指出文人戏曲创作的案头化，表明文人以休闲自娱为创作目的的纯粹性，不为演出，只为案头欣赏的戏曲剧本是典型的文人休闲创作形式之一。当时的戏剧家孟称舜在《古今名剧合选·自序》中说道：“工辞者，不失才人之胜，而专为谐律者，则与伶人教师登场演唱何异？”话语中明显透出对只适合登场演出之作的不屑。创作剧本但不为演出，不为治生，只为寄托自己的闲逸悠闲之境，这可以说是文人采取的有价值的方式之一。与戏曲创作相同，晚明文人放情山水，越来越显示出对游玩的专心与热情，甚至表现出如痴如醉的异常状态。这里面不仅有古今独步的旅游家徐霞客，还有邹迪光、卓明卿、公安三袁、钟惺等。袁中道自称“生平有山水癖，梦魂常在吴越间”。（袁中道：《游青溪记》，《珂雪斋集》卷一五）这应当是文人们的共同心声。王晓光博士指出：“晚明文人对于天地自然的嗜好不是停留在表面的对大自然景色的欣赏，也不是借其消愁解闷，而是视之为友，视之为师，从精神上与自然进行交流和彼此渗透，他们以自己的感觉和自然对话，赋予自然以人的知性与情感，在晚明文人眼中，‘天下质有而趣灵者莫过于山水’，山水可以开辟心胸，陶铸性灵。”这可以说是文人采取的又一种有价值的方式。

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山水之游对晚明休闲文学的意义。

地域环境对休闲文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体现了一种精致的闲适和超越奢华的美感。江南的奢侈之风、繁荣的经济以及人文昌盛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使晚明文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和悠闲，这为江南休闲文人群体的壮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于是人文荟萃的江南地区成为休闲性文学的主要创作地。与北方文学相比，江南文学更多一种闲适、活泼与精明，是一种充满品味的休闲性文学。江南文人笔下关于江南的风土人情、山水景色的文章数不胜数，无论是散文诗歌，还是其他形式的文字，都透着江南特有的情韵，极具诗意，如同一幅优雅简洁的江南休闲图，日常的生活、寻常的景色，在江南的背景下，经文人之笔点染，顿生诗情画意，回味无穷，别有风致。

本书第七章分别论述了晚明休闲性文学中的小说、戏曲、小品、笔记以及休闲文人的类型。王晓光博士将休闲文人分为非官场文人和官场文人两个群体，指出晚明文人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了休闲的生活，这正是晚明文人与前代隐逸者的不同之处。更有意思的是，越到晚明，及第做官的文人越汲汲向往闲适的山林生活。跻身仕途成为官场文人休闲生活的保障之一，一部分居官文人追慕闲隐生活，并利用官职之便尽情享受人生。他们身在仕途，心羡山林，特别是万历年间，一些仕途文人以“仙令”自嘲或相称。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已不是修齐治平、建功立业，而是追求一种适心任性的闲适生活。袁宏道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在给亲友的信中多次表明追求“隐逸”、“闲适”的生活态度。他曾谈到人生的五种真乐：

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浊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筐中藏书万卷，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

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

《龚惟长先生》，《袁宏道集笺校》卷五

这是个体本能喜爱的坦率自白。

本书第八、九、十三章分别论述了晚明休闲性文学的主体创作特征、艺术特征和功能特征。余论部分则特别指出了晚明休闲性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借鉴意义。我十分赞同王晓光博士的见解：“在先进文化的建设中不能忽视休闲文化的影响力，先进文学建设中同样不能忽视休闲性文学的作用，包括晚明休闲性文学。晚明休闲性文学本属于先进文学的行列，因为休闲文人不必为生存而发愁，不仅有充足的闲暇时间，而且有足以（或超过）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财富，即休闲性文学是一种物质发达基础之上的高级文学。同时它又是发达的休闲文化活动的直接产物，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性文学是休闲基础上的一种文学，休闲不仅是当时文学的意义，而且是文人生活的意义，即悠闲、宁静和享受是其文学创作和生活目标之一。”“如果休闲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那么休闲性文学则是起催化剂的作用。和谐社会要求文化事业的繁荣发达，没有大众的充分休闲和健康休闲，就不会有文化的传播和创造，更不会有先进文化的实现及创作。”我想，这也是王晓光博士这部专著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之所在。

我对休闲文学缺乏研究，以上许多话语都来自本书。与其说是序言，不如说是读后感更为恰当。还望读者细心阅读本书，相信会得到比我更多的收获。

王 平

2011年12月1日

目录

绪言	1
第一章 休闲的词源探究及中国古代休闲	15
第一节 汉字“休”的文化意义	16
第二节 汉字“闲”的文化意义	17
第三节 中国古代的“休闲”	19
第四节 与现代西方休闲概念的不谋而合	23
第二章 中国古代休闲文学的历史追溯	27
第一节 先秦两汉：休闲文学的萌芽	27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休闲性文学的自觉 与休闲	38
第三节 魏晋后的休闲性文学	47

第三章	晚明休闲性文学之物质压力的摆脱	61
第一节	自然乡村到文化都市的转变	61
第二节	晚明文人金钱观念的转变	67
第三节	晚明文人治生观的确立	71
第四节	衣食无忧滋生休闲性文学	78
第四章	晚明休闲性文学之文化压力的摆脱	81
第一节	社会环境的畸形放松	81
第二节	文人自由心性的形成	90
第三节	求适求闲导致休闲性文学的产生	102
第五章	社会休闲活动对晚明休闲性文学的影响	105
第一节	公众的休闲活动	106
第二节	文人的休闲社交	111
第三节	与休闲性文学最密切的休闲 活动之一：梨园之热	113
第四节	与休闲性文学最密切的休闲 活动之二：山水之游	118
第六章	地域环境对晚明休闲性文学的影响	127
第一节	世间乐土在江南	128
第二节	人杰地灵造就江南品味	136
第三节	南北方文学艺术的差异	142
第七章	晚明休闲性文学及休闲文人	147
第一节	文化教育以及文学的普及	147
第二节	休闲性阅读与休闲性创作的统一	153
第三节	晚明休闲性文学中的小说与戏曲	159

第四节	晚明休闲性文学中的小品与笔记	174
第五节	晚明休闲文人群的主要类型	183
第八章	晚明休闲性文学的主体创作特征	191
第一节	天真自然 不事雕琢	191
第二节	休闲性文学的畸形化	211
第三节	无法割裂的道德传统	224
第九章	晚明休闲性文学的艺术特征	235
第一节	诗意的美	235
第二节	宁静的美	247
第三节	智慧的美	259
第十章	晚明休闲性文学的功能特征	277
第一节	从经世到休闲	277
第二节	由启蒙到消费	289
第三节	由避世到适世	298
余论	晚明休闲性文学的影响	311
主要参考文献		321
致谢		329

绪言

一、休闲及休闲文学

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为，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1〕}。关于休闲的定义，各家各派说法各异，不过大都不离时间、活动、生存方式、心态四大因素，其中心态最为重要。因此美国著名的休闲学研究者杰弗瑞·戈比就以“从外界获得自由”（freedom from）到“自由地发挥”（freedom to）来阐释休闲的意义^{〔2〕}，前者是从外界获得身心的自由，后者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更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自由，两者的结合构成了休闲理论的基本框架。精神的自由超越了以生存需要为目的的各种物质、伦理、知识等，

——〔1〕〔美〕托马斯·古德爾、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成素梅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2〕〔美〕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康肇、田松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成为休闲理论的核心。

文学休闲作为休闲学的一种，既带有休闲哲学的意义又具有文学的特征，它的产生以非物质形态的条件居多，而并非像现代休闲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工业化的一种产物。作为一种特别的休闲种类和人类文明的一种高级形式，休闲文学完全可以在休闲哲学出现之前出现，或者是超前出现一些典型的特征。

作为一个概念，休闲文学至今仍歧义丛生。一般观点认为，休闲文学是指写休闲（或消闲）的生活，即以休闲为题材的作品，可以给读者带来闲情逸致、消遣娱乐的作品。换言之，休闲文学是作者的“写休闲”，“给读者的休闲带来轻松趣味的、不带有政治目的”的文学^[1]。但无论如何阐述，休闲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休闲学分支，自然也应该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文学活动，是创作主体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的一种文学创作。不同的是，由于文学活动的特殊性，休闲文学除了具备创作过程的休闲性之外，同时不能忽略阅读的休闲性效果。

休闲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具有自己明显的规定性，但这种规定性很难以其他文学样式来参照，贸然对休闲文学这一新概念进行界定，难以对其科学性作出准确把握，必然招致异议，因而本书只是试图从休闲学的角度重读晚明文学，即休闲视野下的晚明文学，但这仍需先对休闲文学的特征做一些必要的描述性阐释。

1. 创作动机的自觉性

心理学家纽林格（John Neulinger）认为：“休闲感有且只有一个判据，那便是心之自由感（perceived freedom）。只要一种行为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不受压抑的，那它就是休闲。去休闲，意味着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

——[1] 魏怡：《悄然兴起的休闲文学》，载《文艺报》2000年4月25日。

由自己的选择，投身于某一项活动之中。”^{〔1〕}

同样，休闲文学作为一种休闲的行为，是一种自由状态下的创作，是摆脱了身心之羁绊的自由创作，是心灵从外界获得自由后自由发挥的文字记录。这种自由性决定了休闲文学具有极明显的自觉性特征，随着创作主体在生活阅历、认识水平、文化修养、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提高，休闲成为其创作的主要目的，其自觉性便愈发明显，这种自觉性包含了文学创作的自觉和文学观念的自觉两方面。文学创作的自觉是指创作主体摆脱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因而会更多地赋予作品文学美和愉悦性；文学观念的自觉是创作自觉的后续，指创作主体自觉地关注文学本身的特征和文学创作的规律，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并以此来指导创作。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推进的。自觉性是休闲文学的首要特征，休闲文学的其他特征都由此派生而出。

2. 创作内容的非政治功利性

休闲作为一种自由的愉悦，和低级趣味有着明显的不同。但休闲文学也绝不是政治的产物和政治的工具，即便是有政治倾向，也在作品中被巧妙地模糊处理，极力淡化弱化，以避免政治锋芒对休闲意境的破坏。休闲文学以休闲为目的，因而内容以能带来休闲感的人、事、物以及美好的感情等为主，在对这些内容轻松愉快的描述和吟咏中，让读者获得轻松愉快的阅读效果，并从中感悟生活的情趣，舒缓政治功利或其他生存压力所带来的紧张与不快，即“不满足于‘言志’‘载道’而注重表现人的休闲并用以专门满足读者的休闲为旨趣”^{〔2〕}。但休闲文学的远离政治功利，并非意味着其放弃文学的道德责任，而是在潜移默化中通过对读者精神境界的提升而完成其道德责任。

——〔1〕〔美〕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康箴、田松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2〕魏尧：《悄然勃兴的休闲文学》，载《文艺报》2000年4月25日。

人类的物质功利性，会导致文学艺术气质的流失。休闲文学的远离政治功利性，则凸显了文学的艺术性特征。休闲来源于人的智慧品质，休闲文学也以“至真”、“至善”、“至美”为追求目标，这种真善美，充满了诗意的情趣，智慧的品味。休闲文学以诗意的笔调和清新的文思启示读者：人类应当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富有理想，越来越富有诗意地生存着。拥有闲暇是人类自古至今的梦想，即“从无休止的劳作中摆脱出来；随心所欲，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于各种社会环境随遇而安；独立于自然以及他人的束缚；以优雅的姿态，自由自在地生存^{〔1〕}”。这种浪漫是休闲文学之本质。休闲的诗意与智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休闲文学最可宝贵的品质。

3. 休闲文学的功能特征

如果说休闲文学也具有功利性的话，那么“至真”、“至美”、“至善”就是其希冀达到的目标，这决定了休闲文学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愉悦功能，二是建设性功能。

休闲文学是文人出于内心之爱的创作产物，可以使人在轻松愉快中享受高雅情致，在不知不觉之间，缓解接受主体的紧张情绪。休闲文学肯定“闲心”、“闲情”，引导人们进入宽松、和谐、愉悦的精神状态中。它与生俱来地伴随着舒缓的心理愉悦，这与欣赏悲剧所引起的震撼是完全不同的，在心理上不会产生压抑感，相反会产生一种单纯的相对透明的愉悦。这种愉悦效果从两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作者的休闲性创作享受。自由状态下休闲性的创作，是作者的自由发挥，是作者情绪的自我释放，这使作者在创作中获得休闲，获得解脱，获得快乐。休闲文学不以强烈的感官刺激为目的，而是以怡情养性为旨归，这注定休闲文学是高层次的、极具审美价值的文学，是为了与他人分享而进行的创作。这种分享决定了休闲文学的愉悦功能同时具有道德意识。二是读者休闲性阅读的感受。读者不以获取伦

——〔1〕〔美〕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康肇、田松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理道德教育为目的进行阅读，而是出于休闲的目的进行阅读，在阅读中分享作者的愉悦，获得身心的放松与享受。读者收获的不是崇高的教诲，而是在潜移默化、轻松愉快中的心灵的净化、情感的陶冶及对人生的感悟，这是休闲文学所具有的一种高品位的愉悦功能。

除了愉悦功能之外，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产物，休闲文学对丰富的物质文明与贫乏的精神享受的失衡，对人的内心生活的失调以及人与自然的失谐有一种建设性的调节作用。休闲文学否定的是政治功利至上及其种种弊端，建设的是丰富多彩的人文精神和美好纯净的人类心灵。这种建设功能通过语言文字在休闲中完成，在潜移默化中建设着真善美的人文世界，即通过休闲文学的淡雅、和谐、远离功利，使创作者与读者在心灵的相对自由和无拘无束中，慢慢获得人性之真，返回人性之善，达到人性之美。

但无论是创作的休闲性还是阅读的休闲性，休闲文学都会因人而异产生主观随意性，因为文学的创作和接受都涉及一定的时代、一定的人群，在创作和接受上出现多元化的特征，导致对这种休闲文学界定的困难，因而对“休闲性文学”需作相对的、历史的理解。它应该是指一定的时代、一定的作者、一定的读者群用来消遣娱乐的作品，只要突出了其中的休闲作用，就是休闲性文学。可见休闲性文学应是有着广阔外延的一个范畴。但严格意义上的休闲文学是指出于主观休闲而进行的休闲性文学创作，包括主观创作的休闲性和作品内容的休闲性，但那些以阅读前人作品作为休闲的活动以及这种休闲性阅读中的作品，仍是休闲视野下不可忽视的相关因素。

二、我国休闲及休闲文学的研究状况

休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更是当今社会和未来社会的一种需要，世界著名未来学家格雷厄姆·T. 莫利托认为，新世纪的若干趋势使得一个以休闲为基础的新社会有可能出现，到 2015 年前后，发达国家和地区将进

入“休闲时代”，休闲将在人类生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1]。休闲是个人生命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状态，也是人类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过程。虽然把休闲提高到一个学术层面加以研究，不过是百余年的事情，但休闲不是现代社会的专利，休闲活动古已有之，甚至古已有之的休闲或许比现代人的那种所谓的休闲更接近本真意义，只不过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要的强迫性的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越发清晰，休闲问题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特别是在当今社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人类整体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有了较多的休闲时间。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生存压力也随之加大，追求休闲尤其是心灵的休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趋势。而作为人类天性之一的休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日益被引入到了现代性学术话语中。

我国对于休闲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步走向深入。近年来休闲学的研究更是炙手可热，涌现出大批既有实证基础，又有理论高度的研究著作。特别是以于光远、马惠娣为代表的学者，2004年推出一套“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从哲学、经济、社会等层面，唤起了社会对休闲问题的重视，引起了学界对于休闲学的关注。

但我国目前的休闲学领域，研究的着眼点还主要集中在对西方休闲学理论的介绍、运用西方休闲理论对现代社会的休闲行为进行研究上，尤其是关注休闲经济、城市休闲等方面，而对于休闲文学的关注则较少。2000年4月25日，学者魏怡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悄然勃兴的休闲文学》一文，首次提出了“休闲文学”这一概念，引发了当时学界对于“休闲文学”的关注与争鸣，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自己所理解的“休闲文学”。著名文艺评论家张炯、童庆炳等也在《文艺报》上撰文发表了个人的见解。

——[1] [美] 托马斯·古德爾、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编者的话》，成素梅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